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 
第三十三回 穿山熊戲耍張文亮 白勝公巧遇眾英雄

話說石祿，一合鑿催馬往西而去。走到平西，馬已累得渾身是汗直打響鼻。石祿一看，道的南北兩邊，全是柳林，連忙翻身下了馬，拉馬進了路南這個樹林。他剛一進來，看見挨著柳樹，坐著一個瞎子，看他站起來，身高七尺，伸著一條石腿，可是盤著左腿；身穿藍串綢大褂，洗的全沒顏色啦，上頭補丁壓補丁，青紡絲的裡衣，襪子全成了地皮啦，兩隻鞋，是一樣一隻，一隻實納幫，一隻鴛撲扇，麻繩捆著，在前面放著一個長條包袱；看他臉上，面如蟹蓋，細眉毛，圓眼睛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頭戴一頂草帽，上頭稍有幾根紅髮。石祿便將黑馬拴在樹上，說道：「老黑這裡有個瞎子。他在這裡坐著，我把他包袱拿過來，看一看裡面有甚麼沒有。」他這裡一說，那先生可就聽見啦。他將馬拴好，那先生的馬竿，也就到了手裡啦。石祿過來，伸手剛要拿，人家手比他快，早就拿到手中。石祿說：「瞎子，你不瞎吧。」先生說：「我礙著你甚麼啦。」書中暗表：原來此人乃是夜行鬼張明張文亮。他沒見過石祿，石祿也不認識他。張明說：「有人竅你黑馬啦。」石祿回頭一瞧，張明一長腰就起來啦，忙撒手馬竿，照著石祿的後腦海就抽，馬竿帶著風就到啦。石祿一掖脖子，上前一把，就把馬竿搶過來啦。再看瞎子紮煞兩隻手直嚷說：「有人在要在林中打瞎子啦！南來的北往的，東走的西遊的，你們大家給幫個忙兒，來給解勸解勸。我沒眼沒路的，這個大人要搶我的包袱！」他連三並四的一叫喚，此時有走道的，也不敢管。因為此地柳林太長，時常有人劫道。石祿說：「瞎子你不用嚷，我不打你，我要打你誰敢管。再說，我欺負你一個瞎子乾甚麼呀，我就說你不瞎。」張明說：「我瞎不瞎，你管得著嗎。」石祿說：「要是瞎，怎麼知道我要拿你的包袱呢？」張明說：「你跟那黑馬一說話，我才把包袱拿了過來的。」石祿說：「小瞎子，你說你瞎，我知道你不瞎。人家瞎子全是凹眼泡，你怎麼是鼓眼泡呢？你這個馬竿怎麼是鐵的呢？」這條馬竿七尺長，上秤也有二□七斤半重，用軸線藤子勒出竹節來，綠桐油和齊了油好啦，猛然一看，真好像一根青綠竹竿，其實他跟人動上手，實有特別功夫，神鬼莫測。他這條馬竿，又當大刀使，又當大槍使，按三□六手行者棒，外加□八路六合槍，又加上四路春秋刀。這位說，說書的你別費話啦，馬竿怎能當大刀使呢？原來那馬竿一頭是扁的，有一個小環兒，報君知三面是刃，風霜快，要將他掛在馬竿上，當大刀使，利害無比。書歸正傳。且說當下張明在這裡嚷著說：「噯呀！我能夠給人家算，怎麼沒算出今天我在此挨打呢！」原來他這是詐語，說完用手一蓋眼睛，便將黑眼珠放下來，偷看石祿。石祿聽他嚷，以為是叫人，不住向四外觀看，不見有人，遂說：「小瞎子，你真會嚷呀。我沒打你，你還叫啦。今天衝你一嚷，我非把你兩眼摳出不可。」書中墊筆書，他們來了弟兄三位，還有三爺，姓苗名慶字景華，別號人稱草上飛；還有他四哥，此人住家兗州府南門外，白家河口，此人姓白名■字勝公，外號人稱水上漂。皆因為八個人慶賀守正戒淫花已畢，大家各自回家，誰也沒見著誰，他們誰也放心不下誰。苗慶有憐兄愛弟之意，聽見人說那沿關渡口，被那淫賊作下些個傷天害理之事，草上飛苗慶這才與五弟張明、四弟白■說道：「蓮花黨之人，淨在外作些那傷天害理之事。又加著有土豪惡霸，真不能令人心安。」白勝公道：「五弟，咱們哥三個，必須到外邊訪查訪查才好。」張明說：「怎麼訪查呢？」苗慶說：「五弟，你那個包袱裡，有甚麼東西？」張明說：「裡頭有藍串綢大褂一件、褲褂一身、兩雙襪子、一雙鞋、兩掛制錢。」遂說：「二位兄長，咱們要走在村莊鎮店，要將包袱放在我左右，你們哥兩個在左右看著。有那愛便宜的主兒，上前將我包袱拿去，您們倆不論是誰，要上前把他拿住，交給我。拿的主兒不知道這裡頭有甚麼，我自己出主意，來詐他一下子。」白勝公一聽，心中就不願意，遂說：「五弟，你這就不對，這不是沒事找事嗎？」張文亮道：「我這個包袱，要是在眼前放著，不愛便宜的主兒，他不拿。他只要是愛便宜，專欺負沒眼睛的主兒，有我這麼一做戒他，下次也就不敢啦。」二人一聽也對，當下弟兄三人，由山東起身，往西川路上走來。這天走在中途路上，白勝公道：「眼前可到了一個大村莊啦。」張明說：「那麼我可一個人在前頭走著啦。」苗慶說：「五弟呀，咱們不知道這村，喚作何名？待我上前打聽一下子。」說完他向村裡走來，將到村口，看見迎面來了一個老頭兒，連忙一抱拳，說道：「這位老丈，我跟您領教領教，貴寨村喚作何名？」老者陪笑道：「這裡名叫祝家河。」苗慶說：「道謝道謝。」說完向街裡走來，看那路南有所房屋真跟瓦窯一般，廣亮大門，在門外頭，一邊三桿龍爪槐，晃繩槽；往門裡一看，迎門大方影壁一個，影壁頭裡有一塊場子，門洞裡有兩條懶凳，上面坐著許多僕人，僕人之中上年歲的占多一半。苗慶由此往西，看見街北有一個酒鋪，來到切近伸手一拉風門，口中說道：「辛苦啦！您這裡是酒館嗎？」裡頭有人答道：「不錯，我這裡是酒館，您是吃酒嗎？」苗慶說：「對啦。」便到裡面，找了一張桌坐下。伙計打過酒來，送過各樣酒菜。

不表他在此喝酒。且說那張文亮，拉著馬竿，打著報君知，進了村子。來到了大門的西隔壁，到了一舖子的台階上，用手一揉眼泡兒，黑眼珠將放下一點來。要不知道的主兒，冷眼一看，他還是二目不明。他便坐在台階上，將包袱解下，放在一旁，自己往後一靠，他是閉目養神。這個時候由大門裡出來一個僕人，也就有在三□上下。苗慶在對過酒鋪往外一看這個人，面似薑黃，細眼睛，鷹鼻子頭，藍布衣褲，結著一條青抄包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鬚，白襪青鞋，來到切近，一伸手便將張明的包袱拿起，一直往西，苗慶一看，張文亮坐在那裡說道：「你們這村子裡欺負瞎子呀，有人把我的包袱給拿走啦。」這一嗓子不要緊，從門洞出來六七個僕人，問道：「先生你別嚷，誰把你包袱拿走啦？」張明說：「我那包袱裡有錢。他拿走了可不成。」僕人說：「你不用嚷，你盡力一嚷，回頭我們莊主出來一瞧，說是誰拿你的包袱啦，這不是麻煩嗎？」文亮說：「你們這兒人沒拿，那麼我的包袱那裡去啦？」僕人說：「那麼你看見是誰把包袱拿了去啦，還能叫他拿走嗎？」當時有一個年老的僕人說道：「我說咱們這裡是誰拿了你的包袱，趁早給他拿了回來。要不然被咱們莊主知道，那可是不但照賠先生，誰拿去還得把誰吊起來打一頓，還得把他逐出村外。來呀，先生您先這邊來。」說著把張明帶到西邊一點，正對著酒鋪。張明說：「老者您貴姓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姓祝，名叫銅山。」張明點頭。銅山說：「你們大家快給找去，是誰拿去了。方才除非是給莊主攔馬的那個人，他是才出來，這不用說，一定是他給拿走啦。你們快去給找去吧！」此時有許多人，往西追下去了，直到西村口以外。

路北有片鬆林，眾人到鬆林一瞧，原來這個溜馬的週二滾子，正坐在地上，打開包袱數啦。這裡有人說道：「滾子，你別看啦，快給人家送去。這要叫莊主知道，你說你這一頓打，能輕不能輕？那不是說拿就拿的。」大家上前揪住他，又有人過去便將包袱又給包好，一齊回到村子裡來，又來到酒樓門前。此時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。他們將二滾子揪了回來，祝銅山道：「二滾子，你這個孩子，好沒情沒理。一個算卦的先生，是遠方來的，你欺負人家。」二滾子說：「叔父這個包袱是我的。」銅山說：「你拿走半天啦，裡頭有甚麼你全知道啦。你怎麼淨乾這個無情理的事呢？我要給你稟報莊主，他那樣打人，你是知道的，有多苦哇！他就怕有人橫行不法，你偏愛作這個事。先生您貴姓？」張明說：「我姓張，名叫張明。」祝銅山說：「那包袱裡有甚麼呀？」張明說：「裡頭有一件藍串綢大褂，一身小褲褂，兩雙襪子，一雙鞋，兩掛制錢，□二兩白銀子。」祝銅山聽他說完，便將包袱拿了過來打開一看，物件全有，就沒有□二兩白金和兩掛制錢。大家等一看，有作好的有作歹的說道：「先生，是你所說的東西物件全有，就是沒有銀錢。」張明一聞此言，跺腳捶胸，跳起來就喊：「這可要了我的命啦！你們大家想，我是江南人，我一家子大小全仗著我吃啦，我所掙的錢啦，換了白金，剩下的銅錢，全有記號，我那制錢，字全對著字。」他大聲這麼一喊，僕人們說：「先生你別喊，有人賠你這銀錢。」銅山說：「二滾子，咱們這村子裡名譽，就要叫你給弄壞了。你是無所不為，是錢就使，你可是指著莊主的名兒，在外作些不義之事。這個時候他們許多老鄉瞧著熱鬧的人，我銅山不說他們可不知，真以為是四位莊主縱寵你似的，其實可不是。那四位莊主，是你在外欺壓之處，莊主一概不知，莊主若是略知一二，像你這樣的人，早就除治啦。那西川路的達官，在山東走鏢，囑咐過四位莊主，叫他保存這個莊子的名譽，不准在外胡作非為。」

眾人正在這裡搗亂，從打莊門裡出來一位。苗慶一看，此人身高八尺開外，武生打扮，胸前厚，膀臂寬，臉如重棗粗目闊口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鬚，關藍布的貼身靠衣，青布護領，青抄包煞腰，頭藍布底衣，魚鱗灑鞋，青布襪

子，藍布裹腿磕膝，年長在四□上下。苗慶看罷不認得，忙向鋪掌櫃打聽，問道：「掌櫃的，這位就在這裡住嗎？」掌櫃的說：「不錯！他就在此住。」苗慶說：「此人貴姓大名，你可知曉？」掌櫃的說：「若您問此人，他姓祝，名叫祝猛，排行在二，別號人稱紫面天王。這個人太忠厚啦，他們親哥四個，大爺叫鐵面天王祝勇、三爺花面天王祝剛、四爺翠面天王祝強，他們弟兄，全是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。我請問這位酒客，您貴姓呀？」苗慶說：「我姓苗慶。他們弟兄指甚麼為業呢？」掌櫃說：「他們開墾山坡，務農為主。這哥四個，全都好武愛練。」苗慶說：「他們愛練，但不知是何人所傳？他們是那一家呢？」鋪掌櫃說：「他們乃是仙門傳授。」苗慶說：「這位道長，那座名山洞府參修？姓氏名誰？」鋪掌櫃說：「這位道長，是來無蹤去無影。因為他弟兄一問道長貴姓，那道長就一去不來啦。」苗慶說：「這位道長，說話的口音是那裡人氏呢？」掌櫃的說：「聽見他們說過，是河南省的口音。」正說著，就聽外面祝猛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呀？在這裡這樣的喧嘩？」祝猛說：「老二，都要問這兒有如此如此的一件事。」便將二滾子拿瞎子包袱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祝猛說：「老人家，我叫您在此看守大門，就為是叫您管他們有不法的地方。他要這樣，您就應當早回稟我哥哥一聲，您要不回他一聲兒，沒人敢管，他越發膽大了，將來還許攔路打搶，斷道劫人。這不是給我們弟兄招惹事非嗎？那要是叫我三位伯父知道，那可如何是好呢？」遂說道：「滾子呀，你們是祝姓之人，倘若是外姓之人，我早將你趕出莊去。你到是拿人家的沒有？」二滾子說：「這個包袱，倒是我拿的，不過裡頭實在沒有銀錢。」祝猛一聽，忙問道：「先生你貴姓呀？」先生道：「我姓張，單字一明。」祝猛說：「您那個包袱裡有多少銀錢呀？」張明說：「□二兩白金，兩串制錢，我那錢全有記號，是字對字。」祝猛忙問道：「你倒是拿沒拿呀？先把大衣脫下。」二滾子一解抄包，那兩串就掉下來了。祝猛一貓腰，將錢拾起一看，不錯，是字對著字，回頭說：「滾子，這你還有甚麼話講？叔父他這個樣，您要快給回稟，可就將我弟兄的名氣給毀壞啦。我是祝姓之人，我得加著倍的重辦他人，我要不將你放在重牆之內，以後你還不一定作出甚麼不才之事。來呀！進去回稟我兄長，拿出□二兩白金。」僕人答應，連忙到了裡面，少時拿出□二兩白銀交與祝猛。祝猛伸手接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先生，這是我莊中有此不法之人，將您白金拿去。先生您家住那裡？」張明說：「我住家在蘇州南門外，太平得勝橋，張家鎮的人氏。」祝猛說：「您住口。我跟你打聽一位朋友，您在那裡是祖居嗎？」張明說：「不錯，我在那裡是祖居。但不知您打聽是哪一家呢？」祝猛說：「此人是八門頭一門的，在蘇州是著了名的人，排行在五，姓張與您同名，號叫文亮，別號人稱夜行鬼。」張明衝他一翻白眼，一點黑眼珠沒有。祝猛一瞧，忙問道：「閣下可曾認識？」張明說：「我與他最好，不亞如一母所生，我們乃是一爺之孫。我與他與別人大不相同，名姓一樣。」祝猛說：「您跟他實有來往。」文亮心中所想：別瞧你們弟兄名聲很大，只不定那位高人，轄管你們四個人，你們也不過是一勇之夫。那祝銅山在旁說道：「老二你好不明白。不用說我已聽清，這位先生就是夜行鬼，張明張五爺。」祝猛說：「叔父，那要是五爺來到此處，怎麼不道出真名實姓來呢？」銅山說：「祝猛啊！你弟兄四人在此莊內，心太粗魯。你們哥四個就在莊內以及方近左右，知道你們，要離這裡三百五百的，就沒人知道你們這四大天王啦。要提起人家張五爺的名姓，是威名遠震。再一提你們，那就沒人知道啦。」祝猛說：「你是五弟不是五弟，我不知曉。你要是五弟呀，求你多多的原諒，我弟兄不知，望賢弟不要見怪。」那酒鋪的人說道：「祝二員外，您請這裡來。這裡有您一位貴友，此人姓苗名慶；這裡還有徐老達官與您留下一個柬帖，上面有八個人名。這二位的名字，我聽著好耳熟，我到後面名單上，正是那八位之中的二位。」祝猛說：「口說無憑，我一看軍刃，就可以知道此人是真是假，護手盤為記。」

說到此處，他這才撲奔酒鋪，伸手拉風門，問道：「這位是苗三爺嗎？」苗慶說：「不錯，正是我苗慶。您認識我，我苗慶可不認識閣下，我二眸子該挖。」二人在閒談話，早有家人，回宅前去報告祝勇、祝剛、祝強，說是外邊有鏢行中二友，夜行鬼張明、草上飛苗慶。祝剛說：「兄長啊，那苗慶、張明，小弟我可見過。」祝勇說：「咱們快到外邊看看，要是他弟兄駕到，早行接進莊內。當初咱們三位老師說過，他等弟兄要到，叫咱們得會高人。」說完他們三個人穿戴整齊，一齊往外來了。到了大街之上，祝剛說：「老人家閃開，待我見過。」說著他一看，正是張明張五爺，又往對面酒鋪一看，那人也是苗慶，連忙說道：「兄長，這二位正是苗三爺、張五爺。趕快請到家中吧。」此時苗慶在酒鋪中一見這個祝勇，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，壯漢魁梧，面皮微黑，掃帚眉，大環眼，酒糟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大耳垂輪，身穿月白色貼身靠衣，白布底衣，魚鱗灑鞋，白襪子花布裹腿，藍抄包煞腰。後頭走的這位說道：「大哥，您往酒店那裡瞧，苗三爺正在那裡。」祝勇一聞此言，緊行幾步，說道：「您來到我們莊內，怎麼不上我家吃酒去呢？對面可是苗三弟嗎？」苗慶一聽，連忙起身迎了出來。祝剛說：「苗三哥，我給您弟兄致引致引。這是我大哥祝勇，人稱鐵面天王，我二哥紫面天王祝猛。你們弟兄多親多近。」又說道：「二位兄長，這是我聯盟一位朋友，姓苗名慶，人稱草上飛的便是。」苗慶緊行兩步，上前說道：「二位兄長在上，我苗慶這廂有禮。」祝勇說：「賢弟快快請起。」此時夜行鬼張明說道：「前面說話的，是我三哥嗎？」苗慶說：「正是愚兄。」祝剛來到近前說道：「這不是我五弟張明嗎？」張明說：「您是我三哥祝剛翠面天王嗎？」祝剛說：「五弟，你不是看不見嗎？」張明說：「三哥您可別笑話。雖然說我眼睛不好，我耳音倒也不錯，能聽的出來誰是誰來。」苗慶說：「你我五弟，兩眼迷糊，別與他取笑。」祝剛說：「別看五弟這樣，他比有眼睛的，還強一倍呢。」叫道：「二哥呀，他們八位乃是仙長爺的門徒，最好認不過了。您在外邊與他談了半天的話，怎麼會不認得呢？他是翻白眼為記。」祝銅山說：「二位多有原諒。我那二姪男，他乃是一莊戶人家，心太遲慢。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莊內說話吧。」大家說「好」。苗慶伸手取出銀子會酒錢。祝勇說道：「掌櫃的，千萬不准取。」說完眾人一同進到莊門之內。苗慶轉過了影壁一看，有廣亮大門，門洞內懸掛一塊橫匾，是四方陣三個大字，下邊一行小字，寫的是存留祝姓，不法之人。苗慶又看見在這大門頭裡，東邊三處宅子，西邊三處宅子，一看門戶全部一個樣，清水脊門樓。來到路西這個宅子門前，祝勇上前叫開門，一看里門，是北房五間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南房五間，順著屏風往西看，還有一片花瓦牆，另外有小門。

書中暗表：那是祝勇的內宅。大家一齊到了北上房，來到屋中。苗慶一看，這裡是明三暗六，院子裡是方磚漫地，當中是黃土漫地，廊子底下有兵器架子，擺著各種兵器。眾人到了屋中，分賓主落座。當時有手下人等，獻過茶來。祝勇說：「老人家，您快將二滾子，送到陣門以內；將他的家眷，也一齊送到裡面。」苗慶說：「大兄長且慢。不是所為拿我五弟的包袱一節嗎？您賞我二人一個臉面，不用追究此事啦，恕過他這一次。」祝剛說：「三哥您不知，這是本姓之人，我們弟兄再管不了，那外姓之人，就不用管啦。外姓之人在我莊內住著，老是欺壓安善良民，那是犯了我的莊規，那時是趕出莊去，他愛上哪裡住，上哪裡去住。我祝姓之人，要有犯莊規的人，將他全家送到四方陣門以內。」苗慶說：「四方陣內有甚麼用意呢？是把他全家制死嗎？」祝剛說：「三哥您隨我來，到那四方陣內參觀一二。」說話之間，祝猛、祝勇同張明，在屋中講話。祝剛請苗慶到四方陣參觀去，當下弟兄二人並肩而行，來到了外面，一直正西。祝剛說：「三哥，您看這個四方陣，乃是河南馬道爺所擺，此位名為巧手真人馬萬良，住在河南聚龍莊南門內，路東鐵瓦觀，善擺各樣的消息埋伏，西洋的走線輪弦。」苗慶說：「您祝姓之人，把他送到四方陣怎麼個樣罰呢？」祝剛說：「這個陣內四週圍群牆，有滾沿坡稜磚，牆掛著卷網，牆根底下有翻板梅花坑，一丈二長八尺寬，四大陣門，台階是活的，掉下去是水牢，門樓上頭有冲天弩，有片網。此外再無別的消息啦，當中到是平地，每面是一里半地見方，四個犄角有更樓，一個更樓裡有四個人，那更樓裡一共是□六個人，他們是白天六個夜裡□個，夜間是□個人來回調換著。」苗慶說：「您把他們送到陣裡，以甚麼生活呢？」祝剛說：「河南二位道長，給我所留的莊規。這裡面有我祝姓之人不守莊規，將他全家，送到陣內。裡頭也有莊田，在裡頭三年後，將他野性及那不法之民，也就免去了許多，在這三年之內，不准他出陣。如有那外姓之人不守莊規，當時轟出莊外，他再不守國法，叫我弟兄知道，便將他捉住，送到當官治罪。」苗慶說：「三弟。我來問你，河南二位道門，內中有馬萬良，但不知那一位道長，尊姓大名呢？」祝剛說：「那一位道長，沒留下名姓。只知他老人家是紫雲觀的觀主。」苗慶說：「那是我的授業恩師。」祝剛說：「兄長，您要見著了仙長爺，您給我弟兄多美言幾句。我弟兄很遵著他老人家的規則，不敢錯一點。」苗慶說：「三弟，你看在我弟兄份上，恕過他這一次吧。」祝剛一聞此言，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三哥，可不是我祝剛不給您全臉。因為要放他一人，倘若被二位仙長知曉，那時恐怕我的滿門家眷的性命不保，因為他二人是來無蹤影，去無形像。」

」苗慶說：「賢弟你快免禮吧。你先恕過他全家。我那老師若來，若要殺你之時，你就說苗慶從中解圍。」祝剛連連點頭。弟兄二人沒進陣，便又回到待客廳。

大家在大廳內講話，外面進來一人，口尊：「兄長，我祝強領大莊莊規，將祝二滾子全家，送到四方陣內。」祝剛說：「賢弟快來，我與你致引。此位是你我的三哥，姓苗名慶，人稱草上飛的便是。」祝強一聞此言，連忙上前行禮，說道：「三哥在上，小弟祝強，與您叩頭。」苗慶用手相扶說：「賢弟你且免禮。」在苗慶與祝剛到陣門時候，祝勇在莊中與銅山說道：「叔父您帶著祝猛、祝強，將二滾子全家一齊抄來，送到陣門以內。他們祝姓之人，要不決裂著去管，豈不受外人辱罵嗎？」祝銅山說：「祝勇，我領二位劍客爺的規則。」帶祝猛、祝強，爺三個一同往外，到了外邊，當時將二滾子全家，一齊拿到。銅山說：「二滾子，這可不怨我，全是你自找。」當時將他們夫婦，連同三個孩子，一齊送到四方陣的陣門裡面。祝銅山說：「二滾子呀，你已然犯過數次。大家全看你對待你娘不錯，我也給你瞞著，不肯對大莊主爺去說。這回你要想出陣門，那就三年後見吧。」說完，他們也就回來了。祝剛回到待客廳，面見兄長，將此事稟報了祝猛。苗慶說：「我有這麼一點事求你們，你弟兄全駁我的面子。」祝強說：「三哥，我哥四個，歸二位劍客所轄管。由本心出的主意，曾對天賭過咒，是要這樣，並非是一重人情，要將二滾子他全家置於死地。再者說，他們到了那裡，如同養老一個樣，在那裡耕種鋤耨，任他自便。三年後將此人提出陣來，他們再犯罪惡，那時繩綁二背，送到當官治罪。只要是我祝姓之人，不論長輩晚輩，是一律肅清，必要按莊規辦理。外姓之人犯法，那是逐出莊外。您二位今天不用走，住在我們這裡，那二位劍客爺，是來去無蹤，常來常往，就要前來與您相見。我兄長對於本姓之人，第一個注意，要是祝姓之人，犯了莊規，除非是我們的道長爺前來說情，別人無論是誰，也越不過他二老人家去。」苗慶張明二人一聽，也就一好再說甚麼啦，便在他們這裡住了五六天。

這天清早二人要走。祝猛、祝勇、祝剛、祝強，與他叔父祝銅山給他們弟兄預備盤川。張明說：「不必。」祝勇說：「五弟，二滾子拿您的銀錢，我弟兄不給增補，照數補還。」張明說：「不用，我們有路費。我今天實對你說了，我是訪一訪市井下，有甚麼惡人沒有。」祝銅山說：「你們哥兩個，無論如何，多少也得拿一點。他們哥兩個既然拿了出來黃金白銀，還能收回去嗎？千萬別推托。」文亮說：「三哥，這有老人家，以及兄長賢弟，要贈咱們哥兩個盤費。咱們哥倆一死的不收留，好像咱們不賞臉似的。」苗慶說：「也好，那咱們就拿一點吧。」當時拿了一錠黃金、兩錠白銀，弟兄告辭。眾人送到村口以外，苗慶回頭一抱拳，說道：「您請回吧。送人千里，終有一別，咱們是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

他二人從此動身，那可就追不上白■啦。張文亮仍然是訪市井之人。這一天二人來到雙柳林，弟兄二人進了林中，席地而坐，正趕上石祿騎馬匹，誤走此地。石祿他說道：「老黑你別跑啦，你出了一身的汗，咱們在這裡歇一會兒吧。」說完了下馬。他看見了張明在林中坐著，遂說道：「老黑，這裡有個瞎子。」石祿見他一條腿伸著，一條腿盤著，懷裡抱著馬竿，面前地上放著一個包袱。石祿忙將馬拴好，小聲說道：「你等著我把他那個包袱拿了走，把他賣了好給你買草吃。」石祿跟黑馬說完，一回頭，那瞎子早把包袱拿了過去啦。石祿說道：「瞎子，你為甚麼把包袱拿過去呢？你不是瞎子吧？」張明說：「我瞎不瞎礙你甚麼事呢？」石祿說：「你要是瞎子，怎麼能知道我要拿你這個包袱呢？」張明說：「你一進林子，我聽見你的腳步響，你又跟黑馬說要拿走我的包袱，賣了給馬買草吃。」張明又說：「大個，有人劫你的馬啦。」石祿往外一看，那張明跳起，掄開了馬竿，直向他的後腦海打了來。石祿一聽腦後帶著風就來啦，急忙往下一矮身子，右腳飛起，向後踢來。張明的馬竿打空啦，人家的腳也踢到啦，文亮一撮手，馬竿掉在地上啦。石祿一彎腰，就將馬竿撿了起來，一伸手拿起那個包袱說：「小子，我沒事啦，咱們再見。」張明說：「好大個，你可不是好人。」石祿說：「瞎子，你是我養活的，連大肚子四小腦袋瓜全是。大肚子四說過，飛兒、漂兒、小瞎子、大鬼腦袋、猴兒，這全是我養活的。我瞧見你們誰養活你們誰，誰跟我玩。」此時張明面向北，石祿是面向南。石祿說：「小瞎子，你這個馬竿是鐵的呀！我看著怎麼會像竹子呢？」書中暗表：他這馬竿乃是純鋼打造，後文書任蓮芳一個照面，就在馬竿下作鬼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石祿正看馬竿之際，聽見後面刮風到啦，連忙一低頭。幸虧張明比他身量矮，要再高一點，這個飛蝗石，就打在他的頭上啦。石祿連忙回頭來找，不見有人。原來這個飛蝗石，是草上飛苗慶打的。他在樹林子藏著啦，所以石祿看不見。這個時候張明一抖手，打出報君知來，直向他脖項打來。石祿連忙一抬右手，竟將報君知給抓住，橫著一腳向前踢來，口中說：「你趴下吧瞎子，你拿小鑼打我。」張明打算再躲，哪兒能成，早被踢倒。石祿上前將他按住，解腰帶當時將瞎子捆好，將一別腿，看見他助下有刀，便解了下來，亮出刀來。他一看這個護手盤，是八卦盤，遂說：「你們全是雜毛的徒弟，跟大肚子四一個樣。」說完又將刀放下啦，伸手一揪他頭上的草帽，口中說道：「瞎子，我到要看一看你的眼睛，是真瞎還是假瞎。」用左手一推他發卷，右手一摳他的眼皮，說道：「瞎子，你怎麼真沒有黑眼珠呀？全是白眼珠哇！」看完了左眼又看右眼，遂說道：「瞎子你是雜毛的徒弟不是？你要說不是，我可把你的眼睛摳出來，我倒要看看是有黑眼珠沒有。他們全跟我玩，你跟我玩不？」張明說：「你乾脆往外擱吧，我偏不跟你玩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，他伸二手指真的來摳，後邊苗慶的刀就砍到啦。石祿長腰站起，用左手一押他的刀，往裡切來，這名叫切掌。苗慶往下一矮身，躲過切掌。石祿右腿使了一個裡排腿，當時將苗慶抽倒，又去將他按住就給捆上啦，口中說道：「我挖瞎子的眼睛，礙著你甚麼啦？你從後邊過來就給我一刀。」苗慶說：「小輩！他是沒眼睛的人，你還欺負他呀。」石祿說：「他没眼睛是小瞎子，是我養活的。」苗慶說你認得人家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認識他。」苗慶說：「你認識他，你還要挖他的眼睛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跟他鬧著玩哪。你叫甚麼呀？小子。」苗慶說：「我跟你說出名姓，你全不值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說吧，我直溜著啦。」苗慶說：「你不是這麼個直，你是名姓不值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的名姓比你還值呢！」苗慶說：「你叫甚麼？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你先說你的，然後我再說我的，倒看看咱們兩個人誰值。」苗慶說：「你家三太爺的名姓，不能對你說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是大肚子四說的，你是老三呀！」說著過去將那口刀拿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小三，這個拉子是你的呀。」苗慶說：「我比你哪裡小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比我哪裡都小，比名姓，比武藝，你全小，說哪樣，你哪樣全小。是你們這拉子上這樣的盤，都是我養活的。誰不跟我玩我打誰。」說著話，就將刀插在苗慶面前說道：「你是飛兒，小四是漂，小五是小瞎子，這全是大肚子四跟小腦袋殼說的。當時我說，他們都跟我玩嗎？小腦袋殼說，都跟你玩。大肚子四說，跟你耍你認識他們嗎？我說認識，我認識他們的拉子全一樣。你叫甚麼呀？」張明說：「您說出名姓來吧。他是一個渾小子，不知道甚麼。他說大肚子四、小腦袋殼，咱們不知道。他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，必定是有名的俠義後代。」苗慶說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姓走，名叫走而大。你姓甚麼呀？」苗慶說：「我要真說出來，你小子真不值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要說出來，我就給你解開啦。」張明說：「三哥，您就說吧。回頭他把我解開，咱們哥兩個毀他。」石祿說：「小三，你說名姓吧，我解開你們。你們倆人毀我，我再把你們兩個捆上。」苗慶說：「我住家遙陽州東門外，苗家集的人氏，姓苗名慶，字景華。你把我解開，我在草上飛一個，叫你看一看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叫飛兒呀，捆著不會飛？」苗慶說：「捆住不會飛。」石祿連忙將他綁繩解開，那苗慶翻身站起。石祿說：「你把拉子拿起來。」

苗慶過去將刀撿起。張明說：「走而大，你把我也解開呀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叫甚麼呀？」張明說：「我姓張名明，字文亮，外號人稱夜行鬼，大家官稱我白瞪眼。」石祿一聽，過去也把他給解開啦。張明站了起來，撿起馬竿跟報君知來說：「合字齊了沒有？」石祿說：「齊啦，你們兩個人要毀我啦。小瞎子呀，叫你們哥八個把我圍上，你們全占不了上風。」張明上前舉馬竿蓋頂砸來。石祿說：「我要不愛你們，我這一掌能把你腕子打折了。」說著話左手一掄他馬竿，飛起右腳，正登在他中臍之上當時踢出溜一滾兒去。苗慶往前一跟身，照他腿上就是一刀。石祿左腿往後一別，右腿一抬將刀夾住，一轉身。苗慶的挽手正在腕上挽著啦，一時撒不開手。石祿左腳抬起將苗慶踢上，口中說：「你趴下吧，小子。」苗慶當時來個嘴啃地。石祿說：「小子你別起來啦。」過去按住又給捆上啦，遂說：「小瞎子你再拿馬竿抽我。」張明說：「我可真急啦。」說著放下馬竿，伸手亮刀，脫了大衣，上前照石祿後腰砍來。石祿使了一個扇腿，一下子就在張明的右手背就伸上啦。石祿說：「你撒手吧小小子。」繃出刀去，張明一腳踢

來石祿一轉身，他流星趕月拳打到。張明連忙往下一毛腰，他的雙拳過去啦。張明將要往起站，那石祿的磨盤腿就到啦，口中說：「小瞎子你別起來啦。」抽上張文亮就是一個翻白，摔倒在地。石祿當時就把張文亮的腿抄起來，張明爬下了。石祿忙把他也捆上啦，將他二人的刀撿過來，插在就地，笑道：「小瞎子、飛兒，你們倆個人，全是我養活的，都得跟我玩。」說話之間，便將苗慶提到一片草上。石祿說：「飛兒，你不是會飛嗎？我看你怎麼會飛。」張明說：「人送外號叫草上飛，並不是他就飛。」石祿說：「飛兒，你跟我玩不跟我玩？」苗慶說：「走而大，你把我打死得啦，省得叫我零碎受罪。」石祿說：「飛兒呀，我把你掛在樹上，回頭大肚子四從此過，好把你解下來。」說完了舉起苗慶來，一看樹上沒地方掛，本應當慢慢把他放下，誰知他猛勁往地上一拋，當時就把苗慶給打過去啦。張明說：「走而大，我們弟兄全有刀。你給我們二人，每人一刀，豈不省事？」石祿說：「那不成。我用拉子把你們咬啦，那大肚子四、小腦袋兒他們知道，一告訴雜毛，他好打我呀！我慢慢的把你們兩個人毀死，大肚子四問我，我說不知道。」石祿來到黑馬旁邊，抽出一雙鏟來，過來問道：「飛兒，你認得這個兵刃不認識？」苗慶一見，原來是短把追風荷葉鏟，遂說道：「五弟呀，這個走而大，許是石祿吧。我聽鏢行人傳言，玉藍石祿，他出世見山掃山，見寨滅寨，掌中一對短把追風鏟，山東被他打了半邊天，與大宋朝清理地面。他跟他父石錦龍學藝，可是他怎麼姓走呢？」張明說：「這是他撮的鬼萬。」苗慶說：「走而大，你的真名實姓，可是石祿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是。」苗慶說：「你要不是，你是哪個門的？你報出門戶來，我就知道是不是。」石祿說：「我樹林子沒門。」苗慶說：「你要沒門，那殺剛存留，就任憑你辦吧。」石祿說：「飛呀，等一會兒，要有人解你們，可別說是我捆的。」說完他用鏟將樹砍下一大枝來，然後將單鏟又放回搭子裡，然後舉起苗慶，就要往樹上掛，聽正東有人說：「傻子別掛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說不掛成嗎，我偏掛。」當時將苗慶給掛在樹上啦，彎腰拾起兩口刀，用馬竿把張明的兩腿一別，說道：「回頭有人來，可別說是走而大捆上的，聽見沒有！我走啦。」說完他過去解下黑馬，拉出林外，飛身上去，又向正西而去，按下不表。欲知後事，請看下回分解。